BASAHIN SA TAGALOG →

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主啊，

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

第八卷 · CYRIL 与 ANNA BROOKS

邀请爸爸的那个人

Springfield · Victoria · Manila · San Ju

Cyril 与 Anna Brooks

第八卷 · 1898–1986

Brooks 爸爸和 Brooks 妈妈 4
他的故事 5
以一位宣教士命名 6
坐统舱去加拿大 7
前线两年 8
为宣教工场存留性命 9
Anna Carson 10
钱很少，应许很大 11
San Juan 的“喜乐先生” 12
The Gospel Messengers 13
Los Baños 14
回家，又再回来 15
邀请爸爸的那个人 16
Moody 的一个年轻人 17
就像亲儿子一样 18
早餐桌上的五百美元 19
Brigade 的男孩们与 Baguio 20
妈妈和爸爸 21
Grace Abounding、Grace Triumphant 22
向下扎根 24
他亲口说的话 25
His Word Runs Swiftly（祂的话快快颁行） 26
福音广播的早期岁月 33
宣教在菲律宾的进展 39
宣教的呼召 49
教会天天增长 53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通讯，1967年5月 56
照片与文件 58
延伸阅读 69
资料来源 70
姊妹篇 71

第八卷

Cyril 与 Anna Brooks

邀请爸爸的那个人 · 1898–1986

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第八卷

Brooks 爸爸和 Brooks 妈妈

Cyril H. Brooks 就是邀请 Ken Engle 来菲律宾的那位宣教士。1951年3月，他和妻子 Anna 在 Manila Bay 迎接 Ken，把他接到他们在 San Juan 的家里住；后来 Ken 娶 Mary Lou 的时候，也是他把新娘交给新郎的。Ken 和 Mary Lou 一辈子都称他们为 Brooks 爸爸和 Brooks 妈妈。

这一卷分四部分讲他们的故事：Brooks 爸爸的一生（取自他自己的书）；Brooks 一家与 Engle 一家；他写的五篇文章；还有 Ken 和 Mary Lou 档案里的照片与文件。他的整本自传 *Grace Triumphant* 作为姊妹篇收在本系列中，每一页都附有1985年的版权声明。

听 Brooks 爸爸讲道

- ▶ A Brooks Family Trilogy
- ▶ The Christian Family
- ▶ Isaiah 9:6-7
- ▶ The Christian Home: Preparing to Be Elders

录于1976–77年。他的儿子 Ken Brooks，是爸爸在 DZAS 电台上的搭档：七篇信息 →

> 请不要把任何功劳归给我们，免得夺去了神的荣耀。
>
> Cyril H. Brooks，*Grace Triumphant* 引言

本卷的资料来源列在最后。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一部

他的故事

Lingfield · Victoria · Vimy Ridge · Manila · Los Baños · 1898–1950

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1898–1912

以一位宣教士命名

Cyril Harry Brooks 于1898年12月11日出生在 Surrey 郡的 Lingfield 附近，大约在伦敦东南二十五英里。他是 Harry 和 Ellen Brooks 的第四个孩子。父亲是 Felcourt 庄园的总园丁，父母两人都在 Lingfield 那个小小的 Mission Room 聚会里敬拜神。

他的名字取自 Cyril Bird——一位两年前在 Angola 因热病去世的宣教士。他还没出生，父母就已经把这个儿子献给主，让他将来去宣教。

Cyril 六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失去了庄园的房子，只好去给人当管家，全家搬到了伦敦东南的 Blackheath。大约在他八岁生日的时候，主日学老师问他："什么比雪还白？"他一直想不通，后来才从一首诗歌里找到了答案。

> 用羔羊的血洗净我，我就比雪更白。
>
> 回答了这个问题的那首诗歌，见 Grace Triumphant 第2章

1912年5月7日，Cyril 在 Lingfield 受洗，那个洗礼池正是他父亲帮忙建的。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第1、2章。

1912–1915

坐统舱去加拿大

受洗九天后，1912年5月16日，Cyril 跟着母亲和姐姐 Florrie 从 Southampton 坐船出发。他们坐的是 Cunard 公司 *Ausonia* 号的统舱，那时 *Titanic* 号沉没才一个月。他们坐火车横穿加拿大到了 Edmonton，在河边的平地上住帐篷；十三岁的 Cyril 给一位珠宝商跑腿，还送电报。

1913年，全家又搬到 British Columbia 的 Victoria，加入了 Oaklands 聚会。1914年8月战争爆发的时候，Cyril 正在 Vancouver Island 上远足。那年他十五岁。

1915年，他谎报自己十八岁，加入了 Royal Canadian Garrison Artillery。后来他偷偷跑去加入一支要开往法国的部队，结果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在军中监狱关三十天。在那里的一个晚上，他拿起一本圣经，读了诗篇第51篇，就向神认了自己的罪。

>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
>
> Psalm 51:1，他在军中监狱里读的那篇诗篇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第2、3章。

1916–1919

前线两年

Cyril 随着一个六英寸榴弹炮连渡海去了法国。他是通信兵，负责在炮位和指挥部之间跑来跑去，架设和修理电话线。

> 两年的战斗里，我从来没有开过一枪，什么枪都没有。
>
> Cyril H. Brooks，Grace Triumphant 第4章

1917年复活节主日，他在 Vimy Ridge，就在那一天，他的朋友 Frank Maynard 阵亡了。那年夏天，一发炮弹击中了伙房，炸死了七个人，其中有一个顶替了 Cyril 位置的好伙伴。9月，他的战友 Martin 就在他身边牺牲了。之后他又到了 Ypres、Passchendaele，参加了1918年最后的进攻；1918年11月11日枪炮声停下来的时候，他正在比利时的一个村子里。

1919年5月，他回到了 Victoria。回头看，他说自己能活着回来，完全是因为“超乎寻常的恩典”。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第4章。

1919–1921

为宣教工场存留性命

回到 Victoria 以后，Cyril 戒了烟，开始每天读圣经。1919年，在 Victoria Hall 的聚会上，讲道人 C. A. Swan 祷告说：“主啊，让他们知道你为什么存留他们的性命！”Cyril 听到了回答，清楚得就像那位讲道人的声音一样。

> 我存留你的性命，是要你去宣教工场！
>
> Grace Triumphant 第5章

他辩解说自己才刚回家，守寡的母亲需要他。回答又来了：“你为了国王和国家可以离开家，难道不愿意为我离开家吗？你不相信我能照顾你的母亲吗？”

1920年1月，他因肺炎和胸膜炎住进了医院。医生说：“他活不过今晚！”Oaklands Chapel 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活下来了，不过那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引言及第5章。

1921–1922

Anna Carson

1921年，Oaklands 的长老们把 Cyril 推荐到 New York 州 Brooklyn 的 Missionary Training School。他的同学里有一位 **Anna Carson**，1898年生在 Belfast，在 New York 州的 Buffalo 长大，家里是木匠，九个孩子中她排在中间。1921年12月3日，他向她表白了心意。

就在那个月，在早晨的祷告中，话临到他：“去菲律宾！”1922年元旦，Manila 的 George Wightman 刊登在 *Voices from the Vineyard* 上的一封信，印证了这个呼召。

> 我们必须先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才会知道祂的旨意是什么。
>
> Grace Triumphant 第6章

Cyril 在 Ontario 北部讲道的时候，Anna 去学了助产。1922年9月20日，他们在 Buffalo 的 Carson 家里结婚，在 Niagara Falls 度了一天的蜜月；11月30日，他们坐 *Empress of Asia* 号从 Victoria 启航。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第6、7章。

1922–1928

钱很少，应许很大

1922年12月20日星期三，Brooks 夫妇到了 Manila。除夕夜，Cyril 在 Walled City 的 Gospel Hall 讲了他的第一篇道。他曾求神赐他一个灵魂，来印证祂的呼召。那天晚上，一个名叫 **Joaquin dela Cruz** 的年轻人信了主，还要求当天就受洗。当晚他就在 Manila Bay 受了洗。

钱很紧。有一段时间，他们买得起面包，却只买得起几分钱的番石榴果酱来抹。

> 钱很少—应许很大。
>
> Cyril 的日记，1923年1月9日

他们在 Camarines Norte 的 Daet 和 Indang 学他加禄语，一边挨家挨户卖圣经。他们的儿子都是在 Manila 的 Mary Johnston Hospital 出生的：先是 Leonard，然后是1926年出生的 Kenneth。1931年11月19日，女儿 Rose 也出生了。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第8、9、11章。

1929–1941

San Juan 的“喜乐先生”

1929年11月，Brooks 夫妇在 San Juan 的 J. Basa Street 租下了一栋房子的一楼，就在市场旁边。由 Timotea “Tea” Carreon 带领的大约三十位信徒和他们一起聚会。Cyril 每个星期在各个 barrio（村子）给孩子们上课；孩子们最喜欢唱一首短歌：“Joy, joy, joy, with joy my heart is ringing”（喜乐，喜乐，喜乐，我心充满喜乐），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Mr. Joy, joy”（喜乐先生）。

Tea 从她微薄的收入里省下钱来，买了屋顶材料和硬木柱子。1933 年，她在 H. Lozada Street 搭起了一座礼拜堂的框架；7月4日，信徒们举行了一次 *bayanihan*——大家一起来帮工——把墙立了起来。

那个小小的聚会，后来成了 San Juan Gospel Hall。二十年后，Ken Engle 和 Mary Lou Leonard 就在那里结婚，由 Cyril Brooks 把新娘交给新郎（“两节经文和两枚戒指”，第二卷）。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第11章。

1935–1941

The Gospel Messengers

1935年2月24日，Cyril 第一次在电台上讲话，又紧张，嗓子又哑。1936年3月，他接手了 Manila 的 KZRM 电台星期天晚上的节目 *The Gospel Messengers*。一位从 Guam 来的客人说，那里每个星期有上千人等着收听这个节目。

1940年，Manila Bay 一艘潜水艇上一个孤单的水兵听到这个节目，就写信来了。不久，Brooks 家每个星期六都向军人敞开大门。其中一位叫 Jesse Miller，后来创办了 Overseas Christian Servicemen's Centers。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晚上，节目只剩下一分钟。Cyril 拿起一张印着七节"不要害怕"经文的卡片，读了出来。那时日本的飞机已经在飞往 Pearl Harbor 和菲律宾的路上了。

> 不要害怕，我救赎了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
>
> 在最后一次广播中读出，1941年12月7日

取自 Cyril H. Brooks 的"菲律宾福音广播的早期岁月"，见第三部。

1942–1945

Los Baños

Pearl Harbor 事件之后，日本人把宣教士们当作“软禁的犯人”关在自己家里。两年半的时间，Brooks 一家靠菲律宾信徒的馈赠、卖掉汽车和钢琴的钱，还有中国朋友的借款过日子。1944年7月，他们被带到 Laguna 省 Los Baños 的拘留营。

食物越来越少，一天只剩大约七百卡路里。Cyril 的体重掉到105磅，Anna 掉到85磅。Hebrews 13:5 的“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曾经让他很困扰，直到他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 神不是要我对东西、对环境感到满足，而是要我以祂自己为满足。
>
> Grace Triumphant 第15章

1945年2月23日黎明，伞兵、菲律宾游击队，还有横渡 Laguna de Bay 的两栖坦克，把被拘留的人救了出来。那天早上的点名刚好被推迟了。“我们获救以后才听说，日本人原本计划在我们排队点名的时候，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第13至16章。

1945–1950

回家，又再回来

1945年4月9日，一家人坐上运兵船 *Admiral Eberle* 号，5月2日在 Long Beach 上岸，那天正好是 Anna 的生日。之后四年，他们住在 Buffalo，夏天就在 Ontario 的 Guelph Bible Camp 度过。Len 和 Ken 在 Toronto 的 Emmaus Bible School 读书，两人后来都结了婚。

1949年8月，Cyril 和 Anna 回到了 Manila。1950年4月17日，Bible School of the Air 通过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开播，用的是 Emmaus 的课程 *What the Bible Teaches*（《圣经教导什么》）。第一年就有2,657人报名。到1967年4月，总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万。

> 要是我们早知道这一切会牵涉多少事，大概就没有信心开始了。主知道，祂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往前走。
>
> Grace Triumphant 第23章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第17、18、23章，以及1967年5月的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通讯。

第二部

邀请爸爸的那个人

Cyril 与 Anna Brooks 和 Engle 一家 · 1949–1986

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1949–1951

Moody 的一个年轻人

这是 Brooks 爸爸在他自己书里讲的经过。

> 就在我们1949年回菲律宾之前，我们听说有一个在 Moody Bible Institute 读书的年轻人，对菲律宾的工作很有兴趣。二战期间，他曾驾驶 B-24"Liberator"（解放者）轰炸机飞越菲律宾，现在他想带着一个更和平的使命回到那里。经过一些书信往来，Kenneth Engle 在1951年来到 Manila 和我们一起同工。
>
> Cyril H. Brooks，Grace Triumphant 第22章

Ken 这一边的故事在第二卷里："Moody 的祷告会"，讲的是一整夜祷告之后的第二天早上，那封信就来了；还有"一扇敞开的门"，讲的是1950年5月 Brooks 写信说："如果主呼召你来和我们一起同工，San Juan 一带肯定有你可以帮忙的地方。"

三十五年后，Ken 仍然记得最初的那些功课。1985年他写信给 Brooks 爸爸和 Brooks 妈妈说："还记得你们在1950年给我布置的阅读作业吗？"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第22章；Ken Engle 写给 Brooks 夫妇的信，1985年9月16日。

1951–1953

就像亲儿子一样

1951年3月17日星期六一大早，Cyril 和 Anna Brooks 就在 Manila Bay 等着接 Ken 上岸（“Maganda”，第二卷）。那个星期一，Ken 就为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拆信；当天晚上，Cyril 在 DZAS 电台上访问了他。结婚以前，他一直住在 Brooks 在 San Juan 的家里。

> 他和我们一起住，一直到他结婚，对我们来说就像亲儿子一样。说来也怪，很多人还误以为他是我们的女婿呢！
>
> Cyril H. Brooks，Grace Triumphant 第23章

1953年4月26日，在 San Juan Gospel Hall，Ken 娶 Mary Lou Leonard 的时候，是 Cyril Brooks 把新娘交给新郎的。Ken Brooks 当伴郎，小 Dale Brooks 捧戒指。喜宴就在 Brooks 家里办。

> 1951年我刚到工场的时候，他们把我接到家里，待我就像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
> Ken Engle，1980年3月28日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第23章；Ken Engle 1953年5月20日和1980年3月28日的信。

早餐桌上的五百美元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是凭信心运作的。有一天早上，Brooks 爸爸算了一下，印刷和邮费大约还需要五百美元，他就把这个需要摆在主面前。

> 我灵修完，我们坐下来吃早餐的时候，`Ken Engle` 来了。那天早上他因为某个缘故得早点出门，就顺路去邮局帮我们取了信。叫我们欢喜的是（我也得承认，真是吃了一惊），其中一封信里有一张`500`美元的支票。
>
> Cyril H. Brooks，Grace Triumphant 第23章

1981年，他在“His Word Runs Swiftly”一文中又讲了这个故事，还提到邮费和印刷费不断上涨，并加了一句：“神从来没有失信——祂也不可能失信。”

Ken 和 Mary Lou 从 Brooks 夫妇身上学到了同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只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Manila 与 Bible School of the Air”，第二卷）。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第23章；“His Word Runs Swiftly”，Missions，1981年11月。

1951–1979

Brigade 的男孩们与 Baguio

1950年代初，Ken Engle 和 Ken Brooks 在美国军人的帮助下，在 San Juan 成立了 Christian Service Brigade。最早的男孩子当中有一位就是 Rudy Ponce de Leon，他是美国以外的第一位 Herald of Christ（基督的使者）。书里把 Brigade 的年代写成“in the 1959′s”；Ken 在自己那本书上改成了“1950年代初”。

1967年，Engle 一家搬到了 Baguio。Brooks 爸爸写到了 Mary Lou 和 Evelyn Balanag，也写到 Ken 在1970年初施洗的四个人：“那就是那里聚会的开始。”那一年 Engle 一家回国述职，Cyril 和 Anna 都已经七十多岁了，却搬上山去住了两年。

> 那里有一些年轻的基督徒需要人来喂养、照顾。
>
> Grace Triumphant 第25章

Engle 一家离开工场以后，Brooks 爸爸接着给 Philippine Military Academy 的毕业学员送圣经。1978年，他送了圣经给139位毕业生（“送给学员的圣经”）。

取自 Grace Triumphant（©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第20、22、25章；Ken Engle 在自己那本书上写的批注，1985年11月9日。

书信，1972–1985

妈妈和爸爸

1975年 Engle 一家搬回 Kansas 以后，书信仍然不断。Ken 把他寄出的每一封信、每一个包裹、每一张照片都记了下来。Brooks 爸爸用薄薄的航空信纸，从 Greenhills 的 P.O. Box 652 回信，告诉他们 San Juan、Bible School of the Air、营地，还有 Baguio 教会的消息。

> 我们真是蒙福，能到海外去，还有像你们这样的养父母。
>
> Ken Engle 写给 Brooks 爸爸和 Brooks 妈妈，1982年10月12日

1982年9月他们结婚六十周年的时候，两百多位朋友聚集在 Manila。Brooks 爸爸写道：“这一路走来，都是神奇妙恩典的记录。”

>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叫你们“妈妈和爸爸”，可是我们觉得，除了你们自己的孩子以外，大概就数我们从你们身上得益最多了。谢谢你们。
>
> Ken Engle 写给 Brooks 爸爸和 Brooks 妈妈，1985年9月16日

取自 Ken 和 Mary Lou Engle 档案里 Brooks 夫妇的书信，1972–1986年。

在 YouTube 上观看：Work in the Philippines: Ken and Mary Lou Engle, 1951–1975，Cyril H. Brooks 制作 ↗

1984–1985

Grace Abounding、Grace Triumphant

1984年，Kansas City 的 Walterick Publishers 的 John D. Williams 提出要出版 Brooks 爸爸的生平故事。他答应了，却一分版税也不要：“我不想靠这本书赚钱。”他还请出版社感谢 Ken 和 Mary Lou 的帮忙。书原本暂定叫 *Grace Abounding*（恩典洋溢），后来定名为 *Grace Triumph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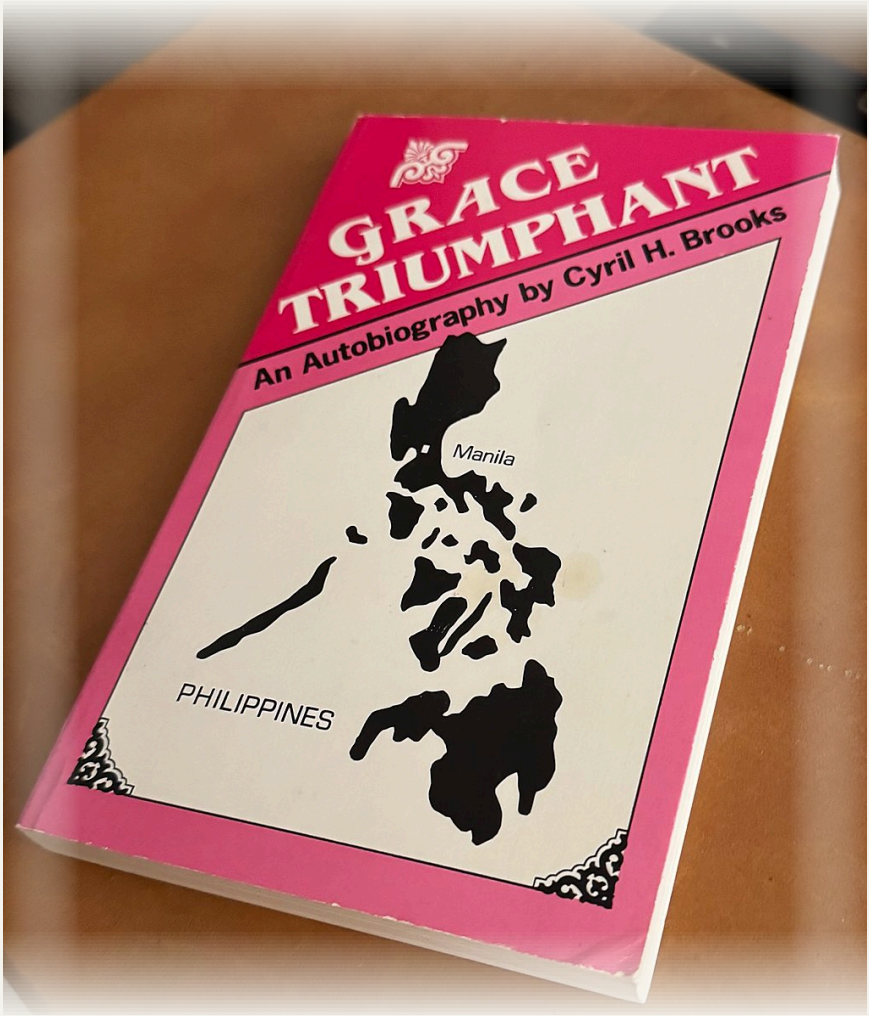
Ken 挑了二十六张照片，从 Cyril 十岁时在英国的照片，到 Cyril 和 Anna 在 Baguio 的照片，还亲手打了说明文字。1985年3月27日，他把这些寄给了 Walterick。

> 我把不少篇幅放在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上，然后是 `San Juan` 和各省的工作。这些都是他心里最挂念的。
>
> Ken Engle 写给 John D. Williams，1985年3月27日

1985年10月24日，十本书寄到了 Abilene。整本书都收在本系列里：*Grace Triumphant*。

取自 Ken 和 Mary Lou Engle 档案里的书信，1984–1985 年。

Grace Triumphant，1985年



家里收藏的这本 Grace Triumphant，是 Cyril H. Brooks 的自传，封面上印着菲律宾地图。书里的照片是 Ken 挑的，说明文字也是他写的。在本系列中阅读整本书：Grace Triumphant。

Kevin Engle 的收藏 ·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1985–1986

向下扎根

1985年8月28日，International Baptist Theological College 授予 Brooks 爸爸荣誉神学博士学位，“以表彰我们在这里多年的服事”。那年年底，他把所有 Emmaus 课程的广播稿都写完了。

1986年初，在他住院前四天，他讲了最后一篇信息，是对 San Juan 聚会的姐妹们讲的。他的女儿 Rose 一直记得。

> 他勉励我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
> Rose Brooks，1986年3月12日（Isaiah 37:31）

1986年3月3日星期一上午11:45，他安息主怀，回到主那里去了，Rose 守在他床边。追思礼拜在 San Juan Gospel Chapel 举行。1986年5月21日星期三，Brooks 妈妈也跟着他回天家了。

> 我想爸爸回天家的消息应该已经传到你们那里了，因为你们对爸爸来说真的就像家人一样。
>
> Rose Brooks 写给 Ken 和 Mary Lou，1986年3月12日

取自 Ken Engle 的 Brooks 档案里的书信和他的笔记，1985–1986 年。

第三部

他亲口说的话

Cyril H. Brooks 的五篇文章，以及他1967年5月的通讯

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作者：CYRIL H. BROOKS

His Word Runs Swiftly（祂的话快快颁行）

取自 *Missions* 杂志，1981年11月："The Story of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Manila"（Manila 的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故事）。原始页面：PDF。

Cyril 和 Anna Brooks 从1922年起就在菲律宾事奉主，中间很少中断——前后一共59年！他们的三个孩子 Len、Ken 和 Rose，都在全职服事。九月份介绍 Emmaus Bible School 外展事工的文章"These Forty Years"（这四十年）提到，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使用了 Emmaus 的函授课程。这篇文章正好是它的续篇。

有一对心里装着宣教的父母，看着他们的小儿子坐在一个木头锯木架上，扯着嗓子大声唱："Speed away, speed away with the life-giving Word"（快快去，快快去，带着生命之道）。他们早已把这个最小的儿子献给主，为神所用，还照着一位死在中非的宣教士的名字给他取名叫"Cyril"。他们谁也没想到，这孩子天真唱出的歌词，竟带着多么深的预言意味。

诗人写"祂的话快快颁行"Psalm 147:15 (N.I.V.) 的时候，他想的是神的命令在祂所造的万物中运行得多么迅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用在福音借着广播和文字迅速传开这件事上。下面是几个对我们很有意义的日子，因为我们亲身参与了传扬神的话。

1922年2月12日，在 N.J. 的 Hackensack。第一次在收音机上听了一篇讲道，可是做梦也没想到，广播会在我们当时正在预备的菲律宾事工中占那么大的分量。顺便说一句，那篇讲道讲得并不好，讲 Abraham Lincoln 比讲耶稣基督还多！

1935年2月24日，在 Manila。第一次作为 The Gospel Messengers 节目的嘉宾在电台上讲话。那篇信息"True Satisfaction"（真正的满足）后来刊登在九月号的 The Philippine Evangelist 上。

1936年3月15日。接任 Manila 一家商业电台 KZRM 的 The Gospel Hour 节目的固定讲员。除了1937-1938年回国述职那段时间以外，一直持续这项事工，有了许多有意思、又有果效的接触。听说在 Guam 有一大群人

定期收听。收到许多人得救的见证。二十年后，我们还遇见一位就是通过那个节目得救的女士。

1941年12月7日。讲的是"四大自由"，并作了属灵的应用，完全不知道日本轰炸机已经在飞往 Pearl Harbor 和菲律宾的路上了。广播事工的那一个阶段就这样结束了，接着是日本占领的岁月，以及我们回国休养的日子，一直到我们重返菲律宾。

1950年4月17日。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第一次节目，借用 Manila 的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FEBC）基督教电台的设备播出。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我们为要办什么样的广播节目祷告，也为该用 FEBC 还是商业电台祷告；就在1950年初，我们收到了一份 Emmaus Bible School 新出版的课程。我们读完 What The Bible Teaches（《圣经教导什么》）以后，主的带领就清楚了：办一个查经节目，配上一套免费提供给听众的函授课程。FEBC 的 Robert Bowman 先生热心配合，更印证了这个带领。那时电台才开播九个月。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定了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这个名字，因为"Emmaus"这个名字的意义，可能的听众是体会不到的。

1950年并不是开始这项新工作的好时机。整个远东局势紧张，朝鲜战争很快就要爆发，菲律宾到处都有叛乱。美国大使馆警告美国公民，晚上不要出城。每个星期一晚上，我们开车去 FEBC 播节目的时候，常常听到枪声。可是我们确信主在带领，只是一点也不知道祂要把我们带到哪里。要是早知道，我们就没有信心开始了！这项工作朝两个方向发展：广播节目和函授课程。

广播事工

这主要是每个星期一次、半个小时的节目。一开始，我妻子负责读来信和问题。1951年，Kenneth Engle 来了，我们非常欢迎他，他在 Chicago 的 Moody 读书时，在 WMBI 电台有过广播经验。第二年，我们的儿子 Kenneth 也来帮忙这项工作。所有的节目（到现在已经超过1600集）都是根据 Emmaus 的课程，形式各有不同。有一段时间是座谈的形式，三四个人花几分钟讨论课程里的问题。近几年来，大家觉得最好只用一位讲员，这样听众就会把一个声音和这个节目联系在一起。有好些年，除了半小时的节目以外，我们每个星期还有三次十五分钟的节目。

录音机的出现真是一大帮助。节目可以在我们方便的时候提前预备好，录音也可以保存起来，将来再用。回国述职的时候，只要能借到好的设备，我在哪里都可以录节目。这也让我们能够在菲律宾其他地方的一些商业电台播出节目。在1972年9月实施戒严令以前，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所有电台都暂时停播了。FEBC 是几天以后最早恢复播出的电台之一。可是商业电台恢复广播以后，价钱涨了很多。既然回应一直不算多，

大家觉得不宜再签新的合同。

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考虑办一个他加禄语节目的可能。1978年3月，这个节目开始了，由一位本地同工 Rey Cervantes 弟兄担任讲员。当然，它能接触到的人比英语节目少，但主大大赐福了这些他加禄语节目。它们很受欢迎，事实上，过去三年收到的来信比英语节目还多！

英语节目也该换一换了，需要一个年轻一点的声音，最好是菲律宾人的声音。以我的年纪，录音越来越吃力了。我们的宣教士同工已经都很忙，不太愿意再接下这份工作。有一位本地同工 Rudy Ponce de Leon 先生，去年在 New Zealand 的圣经学院读了三年书回来。他有丰富的广播经验，属灵上也合格，非常适合。可是他投入了事工的许多其他方面，觉得抽不出时间来预备。（我发现预备一篇16分钟的广播信息，至少要花一整天。）Rudy 建议，如果有别人预备稿子，他可以来读。这样的安排已经顺利进行好几个月了。我预备信息的稿子，Rudy 来读，他的外甥 Pete Barotilla 负责把整个节目制作完成。

函授课程事工

一开始，宣传这些课程的唯一途径就是广播节目。最初的回应真叫我们兴奋——不久就有500份申请，很快又增加到1000份。学员们很快就开始替朋友索取课程。我们印了一张表格，让他们填上别人的名字。基督徒同工会寄来教会会友和感兴趣的朋友的名单。虽然直接来自广播节目的回应减少了，申请的总数却上升了。一个星期收到3000多份并不稀奇。在周刊上登广告也带来很好的回应，只是费用相当高。

What The Bible Teaches 很快就被译成了他加禄语。有一个奇怪的误译在付印前被发现了：“deliver”这个词，本来是指从罪中得拯救，却被译成了一个意思是“送包裹”的词！后来这套课程也译成了宿务语、伊洛卡诺语和希利盖农语（Ilonggo）。这四种是菲律宾的主要语言。课程也有中文版。

十七年后，申请已经达到一百万份。我们办了一次大会，给那个星期报名的五位 Manila 学生送了圣经。其他几次办的大会效果并不太好，来的大多是感兴趣的朋友，而不是函授学员。1975年3月，回应总数突破了一百五十万。从那以后，因为我们改变了方法，人数增长得比较慢。现在每个月报名的平均在五六百人之间。不过，完成课程的比例比以前高了。

早先的方法是一种布道式的外展。所以即使学员没有寄回考卷，他们还是会收到一本有清楚福音信息的小册子。我们用过各种小册子，比如 The Reason Why 和 Here's How，后来我们自己写了一本特别适合本地情况和问题的小册子。很多人写信来见证，说是借着这本小册子得救的。现在改用一套比较短的课程 Men Who Met The Master（遇见主的人），作为免费的入门课程，取代 What The Bible Teaches。

入门课程和菲律宾各种语言的课程，都是在本地印刷的。高级课程是向 Emmaus Bible School 购买的。有些高级课程已经译成了他加禄语。我们正在鼓励基督徒用这些课程来做自己的个人查经。有些地方教会也用它们来带家庭查经小组和主日学。

属灵的果效

只有到了永恒里，我们才会知道，投入在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上的一切努力和花费，究竟结出了什么真正的属灵果子。不过，主也让我们现在就看到一些果子。福音已经传到了拥有4500万人口的菲律宾各地，也传到了许多其他国家。我们没有统计过，但已经有几百封、甚至可能几千封信，见证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不同团体中的许多基督徒同工都见证，这些课程帮助了他们，有的是让他们得救，有的是让他们的属灵生命更丰富。

在中吕宋 Tarlac 的一个大甘蔗庄园里，有几个男人通过课程得救了。其中一户人家的墙上挂着七八张结业证书。他们已经开始聚在一起查经，我们才跟他们联系上。他们对神的话是多么饥渴啊！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几个人和他们从七点一直聚到半夜。聚会之所以停下来，是因为我们还得开三个小时的车回家，第二天又是忙碌的主日。现在那一带已经有了两个聚会，还在向别的地方传福音。

Manila 北边的 Candaba 沼泽地是一个富饶的产米区，那里几乎没有什么福音的见证。叛乱猖獗，晚上出门很危险。现在那里已经有了五个聚会；这都是因为一位年轻妇女在学习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的时候得救了。1963年在 Bahay-pare 她家里的第一次聚会，真是叫人难忘！她请了二三十位邻居进来。那不是什么正式的聚会，只是朋友之间的谈话。我花了一个小时，讲解我们的使命和得救的道路。我请大家发问的时候，有一个男人说：“我们看到 Tessie 变了，我们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过了三个小时，他们才终于散去，回家吃晚饭。

在群岛中部 Iloilo 的 Guimbal，有一个男人得救了，就开始向别人作见证。他们从课程里学到了地方教会的道理，就盖了一座礼拜堂来聚会。他们唯一得到的外来帮助，就是本地同工偶尔的探访。我们也收到其他类似小组的消息，他们已经和其他福音派的团体联系上了。神的话快快颁行，绝不徒然返回。

另一个属灵的果效，就是看到神信实地供应所需。有一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为一个大约500.00美元的紧急需要祷告。后来吃早餐的时候，Ken Engle 把信带了进来，里面正好有一笔这个数目的奉献。跟其他地方一样，费用一直在上涨。印刷费增加了；每件邮件的邮费从两分（centavo）涨到了四十分。1980年的运作费用比22,000.00美元多一点，可是神从来没有失信——祂也不可能失信。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实际运作，现在已经交给菲律宾同工了。办公室主任是 Elino Aragon 先生，他是 Binangonan 聚会的长老，也积极参与主工作的其他方面。和他一起同工的有 Luz Lazaro 小姐，她从1950年8月起就和我们一起做这项工作；还有两姐妹 Letty 和 Nelly Licera 小姐，她们也和我们同工好几年了。这些忠心的同工不只是为了领薪水而工作，也是把这当作对主的事奉。有一个顾问委员会定期开会，监督整体工作，并制定方针。

请为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广播外展和函授课程祷告。赞美神，它的声音“通遍天下，它的言语传到地极”。“你的话快快颁行。”Psalm 147:15 (N.I.V.)

作者：CYRIL H. BROOKS

福音广播的早期岁月

取自 *Signal*，1973年11-12月，第11-14页："Early Days of Gospel Broadcasting in the Philippines"（菲律宾福音广播的早期岁月）。原始页面：PDF。

时间：1941年12月7日晚上。地点：Manila 市中心的一间广播录音室。"Gospel Messengers"半小时的节目眼看就要结束了，可是钟上显示还有一分钟。播音员拿起一张卡片，那是当天早些时候有人递给他的——"A perfect Convoy of Dreadnaughts"（一支完美的无畏舰护航队）。卡片上印着七节经文，每一节都有"不要害怕"。在剩下的那一分钟里，播音员读道："不要害怕，我救赎了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不要害怕，耶和华你的神必不撇下你。"那时欧洲战火正烈，远东也到处是战争的传言。带着这些叫人安心的话，"Gospel Messengers"下了节目——从此再也没有播出，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菲律宾。录音室里的人都不知道，就在那一刻，一队队航空母舰和飞机已经在路上，要去轰炸 Pearl Harbor 和菲律宾各地。

最近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在 Manila 播出福音广播25周年（1948–1973），让笔者想起了二战以前的那些福音节目。还记得那段日子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把菲律宾福音广播的开端回想一下、记录下来，也许会有些价值。

我翻阅了"The Philippine Evangelist"——一份1932年到1941年在 Manila 出版的月刊——记忆又清晰起来了。也许这篇文章能激发大家进一步研究宣教广播的早期历史。说到这里，请容我稍稍离题，讲一讲一个远在天边、和菲律宾群岛非常不同的海岛。

1923年，无线电（那时候常叫“无线”）还在起步阶段，在冰岛的弟兄会宣教士 Arthur Gook 先生就有了一个异象，要把它用在自己的工作上，因为在那里，要去探访偏远的教会非常困难。只要在 Reykjavik 或 Akureyri 有一套无线发射设备，再在其他礼拜堂装上接收机，全岛就可以同时举行福音聚会。1927年，冰岛政府批给了他“一张非常令人满意的执照”，经过好几次耽搁，同年12月开始广播。虽然主要目的是要接触冰岛的听众，但这台发射机效果非常好，远在英国、New York，甚至4300英里外的 California 都有人报告收到了信号。虽然电力供应有问题，广播还是一直持续到1929年。那一年，因为一位不友善的政府官员反对，执照被吊销了。

1959年3月的“Echoes of Service”有一篇文章（以上资料就是从那里摘录的），文中说：“我们相信，Gook 先生和他的帮手们开拓性的努力，是促成厄瓜多尔 Quito 的 HCJB 建立的因素之一，HCJB 在1935年开播。”

1934年1月，当时在 Association of Baptists for World Evangelism 服事的宣教士 Dr. Paul G. Culley，在 Manila 的 KZRM 电台开始了一个星期天晚上十五分钟的节目。据我们所知，这是菲律宾第一个现场直播的福音节目。也有一些美国的节目在这里播出，比如 Old-fashioned Revival Hour 和 Lutheran Hour，不过我相信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电台的经理担心听众或罗马天主教的教会高层会有反感，所以一开始规定不准讲道。不过每首诗歌前面都有一段简短的介绍，在那个时候，这些小小的“讲道”说不定比一整篇讲道还更有果效。

1934年4月的“The Philippine Evangelist”里有一则短讯，说明了当时的回应：“我们收到了许多表达感谢的来信，感谢

从 Radio Manila 播出的 Gospel Singers 节目。来信像潮水一样涌来，不只来自菲律宾各地，也来自其他国家。Hong-Kong 殖民地政府秘书处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写信人‘遗憾节目的时间不够长’。”热季停播一段时间以后，1934年6月节目恢复了，改成半小时。8月，一位女士从澳大利亚写信来，说收听效果非常好——“清楚得就像一百英里外的 Bendigo 一样！”

第二年，Culley 一家回国述职，节目由当时 Manila 的 First Baptist Church 牧师 Dr. Russell Bradley Jones 接手。Jones 博士很会讲道，却不像 Paul Culley 那样会唱歌，所以他坚持节目里一定要有讲道。那时节目已经很受欢迎，也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反应，所以这个要求就获准了。Jones 博士早期的一些信息刊登在“The Philippine Evangelist”上。1935年9月那一期里，有笔者在1935年2月24日于 KZRM 电台讲的一篇信息。我记得是 Jones 博士请我在那天晚上讲道的。第一次面对麦克风，我本来就很紧张，偏偏又喉咙痛、声音沙哑，可是 Jones 博士就是不让我推辞！那可不算是一个顺利的广播开端，那时我也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在广播事工上有那么大的份。

1936年2月的 Manila Carnival 上，我们设了一个圣经摊位。来参观的人当中有一位从 Guam 来的美国人。他说那里有很多人，大约一千人，每个星期天晚上都等着收听 Radio Manila 的 Gospel Messengers 广播。1936年3月，Jones 博士回国述职，就把节目的责任交给了我。这个节目一直持续到1941年12月的那个星期天，中间只有1937–1938年一年多回国述职，那段时间由其他朋友接着做。

这些广播在男男女女生命中真正的果效，只有主知道。那些

日子的来往书信档案，在战争中都遗失或毁掉了。不过有两件叫人鼓舞的事，至今还留在记忆里。一件是一位年轻妻子的来信，她因为许多难处，心里非常绝望，正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在那时，她听到“Gospel Messengers”四重唱在唱：“我为你舍了一切，你为我舍了什么？”这对她来说就是神的声音，她信靠基督，得着了平安和喜乐。战争前不久，我们又接触到另一位年轻女士。我们去探望她的时候，想引领她到基督面前，告诉她基督能帮助她解决难处。可是这一切对她来说太新了，当时还做不了决定。我们和她一起祷告以后，看到她眼泪直流，她惊叹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我有点惭愧，因为在我们听来那只是很平常的祷告，可是她习惯的是那种形式化、背诵出来的祷文。因为战争，我们失去了联系；可是二十年后，一次福音聚会结束时，一位女士走过来找我。她的脸看起来很面熟，可是我一时想不起来是谁，直到她提起那次探访，还告诉我，她现在已经是信基督的人了。

1938年11月的“The Philippine Evangelist”里有一则短讯，说到在那以前电台从来不收广播时段的费用，那时才开始向宗教节目收费。这是凭信心的工作，主总是供应一切需要，不论是经费还是人手。有一段时间，混声四重唱里有三个不同国籍的人。那时还没有录音机，所以所有节目都是现场直播的。有一天晚上，电台临时通知，把我们的节目时间提前了十五分钟。我们没办法通知到所有参与的人。结果，钢琴手和几位歌手就在快要轮到我们上麦克风之前，才慢悠悠地走进来。我还以为我们得改变节目形式，先从讲道开始呢！

1940年的一个星期天晚上，Manila Bay 一艘潜水艇上的一个美国水兵调到了 Gospel Messengers 节目。他是一个灰心的基督徒，因为他在岸上找不到基督徒的团契，收音机里也找不到福音节目。那天晚上的节目让他在灵里得到振奋，他就写信给我们。那次

联系后来为 Brooks 一家开启了另一个服事的领域，他们的家成了军人之家。那时在灵里得到帮助的人当中，有一位年轻的空军，名叫 Jesse Miller。二战以后，Jesse 和他妻子蒙引导，到海外的美国军人当中工作。后来这发展成为 Overseas Christian Servicemen's Centers Inc.，在亚洲和欧洲好几个国家都设有中心。

1941年间，"Gospel Messengers"播出的时候，录音室里通常都有一群军人。他们的关心、祷告和团契，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所以在1941年12月7日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大家很快就会多么需要那些"不要害怕"经文的保证。那些小伙子离开录音室，回到他们的船上和驻地。对我们一些平民来说，前面等着的是日本占领和拘留营；对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说，是太平洋上三年的战争；对另一些人来说，是 Bataan 的惨痛、死亡行军和日本战俘营；还有一些人，是战死或在战斗中失踪。不论发生什么事，那个应许都是真的——"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

最后补充一点——日本人控制了那些电台；这些电台在他们进入 Manila 以前就已经被迫停播，后来又在他们的指挥下重新建起来。一些菲律宾牧师被请去在星期天讲道，当然，他们被要求配合日本的宣传。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从前班上的学生，已故的 Dr. Santiago Cruspero，为基督站出了非常勇敢的立场。他愿意传讲神的话，却不愿意替人宣传。有一次他被请去作一篇广播信息，他交上去的第一篇稿子没有被日本人批准。他瞒着他们来找我出主意。我觉得挺讽刺的，我这个"敌国侨民"，竟然在那种情况下帮他的忙。我们没有在神话语的真理上妥协，却成功预备了一篇获准广播的信息。

在 Signal 上印在这篇文章旁边的是：J. G. Deck 的"Think It Not Strange"（不要以为奇怪）。

天路客啊，不要以为奇怪，也不要灰心，
更不要发怨言、诉苦情，
若你在天路上所遇见的
难以承受；因为一切都是神的计划，
要训练祂的孩子走智慧的圣道，
造就一个蒙拣选的器皿来赞美祂。
如今我们还迟迟不明白这些道路；
但让我们在祂大能的手下降服，
确信祂的智慧掌管一切，
祂的能力管理万有，祂无误的爱引导我们。

作者：CYRIL H. BROOKS

宣教在菲律宾的进展

Brooks 爸爸大约1977年在 Faith Academy 一次聚会上的讲话，取自 Ken Engle 档案中他的打字稿，上面还有他亲手写的修改。

今晚有人请我讲的题目是“为宣教在菲律宾的成就感谢神”。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简单回顾一下这里早期的宣教历史。近来的发展不必多讲，因为你们当中很多人都参与其中。上了年纪的人很容易岔到各种轶事和往事的小路上去，所以我决定最好还是把要讲的话写下来。

大家都知道，一直到上个世纪末，这里都还没有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工作。直到80年前，人们生活的情形还和欧洲宗教改革以前差不多。19世纪的时候，有一些西班牙文的圣经被运进来或偷偷带进来。据说有一次，是给圣经换上不同的封皮来掩人耳目。

Pangasinan 有一位名叫 Lallave 的道明会修士，得到了一本这样的圣经，读了以后显然就悔改信主了。他被控为异端，被革除神职，遣送回西班牙。他挂念 Pangasinan 的菲律宾朋友，就开始把新约译成那个地区的语言。除了启示录以外，这项工作在1877年完成了。这很可能是第一部译成菲律宾任何一种语言的圣经。不过常有人说，在西班牙统治时期，罗马天主教从来没有把圣经的任何部分译成本地语言。这其实不太正确。他们做的确实很少，但在1890年代，四福音和使徒行传曾以他加禄语出版。我见过两次这个译本，却没能为自己弄到一本。据说也有一些福音书被译成了其他语言。

在西班牙的 Barcelona，有一个名叫 Castells 的年轻人，借着 Dr. Eric Lund 得救了，Lund 后来也来到菲律宾当宣教士。1888年，Castells 和 Lallave 带着一箱箱 Pangasinan 语新约和西班牙文圣经来到 Manila。箱子被海关扣下，他们就去了 Walled City 的一家旅馆。两个人都病得很重，怀疑是被人下了毒。Lallave 那时已经是个老人，就去世了。当局拒绝让他下葬，直到英国领事出面干预，才获准把他葬在 Makati 的基督教新教墓地。Castells 康复后被逮捕，连同那些圣经箱子一起被驱逐出境。这些圣经在 Singapore 的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仓库里积了十年的灰尘。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有一些菲律宾人因为参与革命活动被放逐到西班牙。那里的圣经公会代理人和他们联系，开始把圣经译成他加禄语、伊洛卡诺语、Bicol 语和希利盖农语。

1898年9月，美军进入 Manila 三个星期后，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驻 Singapore 的代理人带着圣经来到这里。这个国家第一次公开出售圣经。他北上去卖 Pangasinan 语新约的时候，人们实在太渴慕了，这位代理人只好躲进一栋房子里，隔着装了铁栏的窗户卖。

1899年11月，American Bible Society 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两个圣经公会分工，把圣经译成几种主要语言。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那时候还没有现代的翻译和语言学理论，所以早期的译本常常太过直译。而且这也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一位协助翻译希利盖农语圣经的老师，被人警告要和这个新宗教断绝关系。因为他不肯，有一天就被人残忍地杀害了。在 Visayas，有两位卖圣经的同工出发徒步穿过一个岛屿的山区腹地，从此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

1919年，英国的圣经公会把在这里的工作转交给美国的圣经公会，美国的圣经公会则在韩国作了对等的回让，这样

就避免了重复。到1923年为止，菲律宾各种语言的圣经大多是在 Yokohama 的一家基督教印刷厂印的。那一年的大地震中，那家印刷厂和印版都被毁了。据说保险库的地上有六英寸厚的熔化的铅。虽然还有一些备用的印版或纸型，但这对圣经的发行仍是一次严重的挫折。大多数语言马上开始了急需的修订工作。

既然还在讲宣教的这一方面，让我再讲一点关于发行的事。从前在 Lake Lanao 一带，住着好些参加过美西战争的美国老兵。他们娶了菲律宾女子，靠退休金过日子，大多放荡不羁、酗酒成性。Ghent 先生就是其中一个。有一天晚上，他喝得烂醉，派人去请公理会的宣教士 Woodward 先生，Woodward 先生就有了引领他归向基督的喜乐。因为他的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Ghent 先生成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积极的卖圣经的人之一。他开着一辆厢型车，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他总是先对教区神父施展他那很有说服力的推销本领，因为他有一次告诉我，只要那位“pare”（神父）买了一本圣经，再卖给镇上的人就容易了。

另一位代理人 McLaughlin 先生用放映机放幻灯片或电影。他会租下当地的一家电影院，或者搭个帐篷来放映。入场的“门票”就是买一份经文。我们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我常常整个上午挨家挨户地卖福音书和新约，就这样走遍了 Manila 在 Pasig 河以南的大部分地方。当然，那时人口还没这么密集，可光是 Intramuros 一处就住着14,000人。有一次，有人从楼上的窗户泼下一盆水，正好浇在我身上，不过我想那是意外。不管是不是故意的，反正我都湿透了！

在 Bohol，长老会的 Graham 医生做了很出色的医疗工作和属灵工作。住院的病人出院时都会拿到一本新约带回家。有个人从山里的一个村子带女儿来看病，回家时也带了一本新约。之后六年都没有任何消息。后来，圣经

公会的一位代理人在某个村子里怎么也卖不出书。那里的人不要书，他们说，这本书会让人做出疯狂的事——比如关掉斗鸡场、戒掉“tuba”（椰子酒），甚至跑到镇上去缴税！这位代理人听说邻近的一个村子里就有这种“疯病”，于是决定去看个究竟。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有250人的会众，大家共用一本已经翻得非常破旧的新约。”

当神为福音的传扬打开门的时候，有许多菲律宾人愿意接受这个新的信息，不过大多是穷苦阶层的人。在西班牙统治的时代，很多人反对神父的压迫和他们的种种恶行。Jose Rizal 的作品就描绘了当时的光景。这在本质上并不是离开罗马教会。他们觉得，错不在教会，只在于某些歪曲了教会的人。也就在那时，Gregorio Aglipay 发起了运动，要求任命菲律宾人做主教。早期来这里的一些宣教士曾和 Aglipay 见过面，却没能说服他放弃一些罗马天主教的做法，也没能让他放下当时已经显露出来的一位论倾向。

1898年7月，几个差会在纽约开会，讨论进入这片新的宣教禾场，但没有作出正式决定。8月13日，也就是美国占领 Manila 之后的那个主日，军中的 Y.M.C.A. 干事主持了第一场基督教新教的礼拜。差不多就在那时，一位卫理公会的平信徒讲道人因生意来到这里。他先为美国军人举行聚会，几个星期后又开始为菲律宾人举行聚会。1899年初，卫理公会驻印度的 Thoburn 主教来这里访问，任命 Prautch 先生为平信徒讲道人。几年后我认识他的时候，大家还叫他“Deacon Prautch”（Prautch 执事）。

长老会的 James B. Rodgers 博士在1899年4月来到这里，是第一位常驻的宣教士。他行李还没打开，就已经投身在一片令人振奋的工作当中。很快又有别的宣教士跟着来了，分散到群岛的各个地方。1900年成立了一个牧者联会，一年后发展成为 Evangelical Union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菲律宾群岛福音联会）。直到1920年，这个联会

只有美国宣教士参加，但那一年菲律宾的牧师和代表也加入了。1911年成立了主日学联会。好几个差会在 Manila 开设了学生宿舍，帮助从各省教会来的年轻人，也保护他们不受大城市里的种种诱惑。

医疗工作和医院也建立起来了。我已经提过 Bohol 的 Graham 医生，我还想到 Tacloban 的 Hall 医生、Iloilo 的 Thomas 医生和其他几位，还有 Mary Johnson Hospital 的 Rebecca Parish 医生。我们的孩子在那里出生的时候，医院就在海边，渔夫们把渔网晾在医院前面的墙上。如今，医院和海湾之间那片填海造出来的地，已经成了 North Harbor 和 Tondo 的海滨。

通过福音联会，各差会定出了一个分区合作的协议：卫理公会负责中 Luzon；联合弟兄会和基督门徒会负责北 Luzon；长老会负责南 Luzon 和东 Visayas；浸信会负责西 Visayas；公理会和宣道会负责 Mindanao。在那些早期的年日里，大部分宣教工作都在比较容易到达的地区进行，这也是很自然的。敞开的门那么多，需要那么大，偏远的地方和部落地区只好留到以后。

福音在菲律宾的进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许多菲律宾人自己的独立教会成立起来，并且不断扩展。最早的一个是 Nicolas Zamora 在1909年创立的“Iglesia Evangelica Metodista en las Islas Filipinas”，一般叫作 IEMELIF。之后又有许许多多的教会相继出现。大多数宗派都经历过这样的分裂或分出去。有的是因为民族意识，这不一定是坏事。有的是因为一个强势的领袖把一群跟随者吸引到自己身边。还有的是因为某些教义上的分歧。

根据1918年的人口普查，当时有7¾ [?] 百万罗马天主教徒、1½百万 Aglipay 派信徒、1百万穆斯林和异教徒，以及124,575名新教徒。二十年的进展看起来

很慢。那时，来自主流宗教的反对也更多。Samar 有一位菲律宾牧师被人毒打，差点丧命。在二十年代，我们曾在 Camarines Norte 的 Indan（现在叫 Vinzons）住过一段时间。那里一个信徒也没有，有人告诉我们，要不是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早就被赶出镇了。在一些没有公共墓地的镇上，有当地神父拒绝让新教徒下葬。信徒们往往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他们的教会也不起眼。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自穷苦阶层，而且是第一代基督徒。

随着自由派神学的影响渐渐显露，有些宣教士不愿意再遵守福音联会的分区协议，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十年。在华人社区中有一份不断成长的工作，基本上是本地人自己做起来的，外国宣教士只起了很小的作用。菲律宾人、华人和美国人一起办了一个青年营会，当时叫 Philippine Keswick Camp。有好几年，营会是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在 Montalban Gorge 举行，还有两三年是在一个牧场上举行，就是现在 Valley Golf Club 所在的地方。1932年，大家合作出版了一份月刊 The Philippine Evangelist，一直办到战争爆发。有七年的时间，我有幸为这份刊物撰写主日学课程讲义。

1934年，ABWE 的 Paul G. Culley 博士开办了一个广播节目。电台的节目经理起初很担心，怕任何讲道都会引起教会高层的不满。Culley 博士的办法是，只在每首福音诗歌前作个简短的介绍。后来 Russell Bradley Jones 博士接手了这个节目，情况就变了。他讲道讲得很好，但不像 Culley 博士那样会唱歌。1936年他回国述职的时候，他们请我接手。这个节目叫“The Gospel Messengers”，一直播到12月7日那个主日，那时日本人已经在前往珍珠港的路上了。至少还有两个有名的美国节目，Old-fashioned Revival Hour 和 Lutheran hour，也在 Manila 的电台播出。在

三十年代末，ABWE 有一艘福音船在 Palawan 和 Sulu 一带的海域上服事。它也去过一两次 New Guinea，那时那里大部分地方还没有听过福音。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有些宣教士撤到了 Baguio。另一些人被安排到 Pagsanjan 去避难。可是日军入侵得太快，结果留在 Manila 也一样安全。日军在1942年1月2日进入 Manila。有几位宣教士，大多是因战争被困在 Manila 的过路人，在1943年被遣返回国。对大多数人来说，战争爆发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离开了。

所有外籍平民都被命令到拘留营报到。在 Manila，拘留营设在 Sto Tomas University。1942年1月15日，Manila 地区的宗教工作者获准回到自己家里住，但要受监视。这样，我们当中有些人还可以在教会里有限度地继续工作。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每个星期都要交活动报告，我们也不知道谁可能是探子。大多数菲律宾人都很友善，可他们自己也得小心。有些宣教士因为不配合日本人的宣传运动，被关进了 Fort Santiago。另一些人没有受到那么严密的监管，就躲过了这一劫。1944年，三位女宣教士——Stagg 太太、Darby 医生和 Wilks 小姐——因为和游击队有联系，与两位修女一同被处决。有一群浸信会的宣教士躲在 Panay 的山里，但在1943年被通敌的人出卖，被日军杀害。还有些人躲在 Mindanao 和 Palawan，其中一些人在1944年坐潜水艇撤到了澳大利亚。另有一些人因疾病和营养不良死在拘留营里。

日本人想控制各教会来为他们做宣传，就强迫所有宗派合并成一个教会联合会。有些人顶住了这个压力，但也有一些本地的教会领袖与他们合作了。也许他们看到了一个在自己的组织里谋得高位的机会。教会里还准许举行礼拜，但教会以外的活动都被禁止了。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本地人在自己的教会里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

在解放时期的战斗中，许多教会的房子被毁坏，许多会友四散。很多人失去了家园和财产，有时连性命也失去了。涌进群岛的美国军队里有不少基督徒。他们在很多地方和菲律宾的基督徒一起交通，帮助他们重建教会和家园。

我们为宣教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就感谢神的时候，也承认最大的进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过去这三十年的增长，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因为你们当中很多人都亲身参与其中。我想指出几个促成这增长的因素。

第一，我们不要忽略人口增长这个因素。你们知道吗？现在这里的人口是新教宣教工作刚开始时的五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口已经翻了一倍还多。人口增长了，宣教的努力也应该跟着增长，可后者往往落在后面。这个挑战一直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感恩，有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New Tribes Mission、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等团体，把福音新带进了部落地区。

第二，宣教的扩展和我刚才提到的事有关——就是基督徒美国大兵的影响。这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许多不是新教徒的菲律宾人受到了感动。这些美国人不以和菲律宾人在小竹子礼拜堂里一同交通为耻，尽管语言不通。他们实实在在地做工、帮忙，把基督徒的信心活出来，那些小小的福音派会众也因此多得了一点声望。另一方面，这对美国大兵自己也有影响。他们发现，在这里能沟通的，比在南太平洋多得多，而且受到菲律宾人传统的热情款待。他们看到了更多宣教工作的果效，也得着了异象，看到了将来的可能，受到了挑战。神在许多人的生命中作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Far Eastern Gospel Crusade，

它是1945年9月在 Manila 的一个军人中心诞生的。大约在 Faith Academy 成立的时候，我估计当时在这里的男宣教士中，至少有一半以前曾以随军牧师或大兵的身份来过这里。

第三个因素是近年来发展出来的现代布道方法。随着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的影响越来越遍及群岛，广播用得越来越广了。种子撒下去了，别人在收割。Back to The Bible Broadcast 等节目借用商业电台播出，后来也用上了电视。各种文字资料、福音录音和函授课程也用得越来越多。从1950年起，Bible School of the Air 在全国已经收到超过1½百万份课程申请。

第四个因素是，1945年以来在这里工作的差会大大增加了。这部分是因为中国和东南亚的门对宣教士关上了。他们被共产主义的推进赶出了那些禾场，就寻找邻近可以服事的地方。在菲律宾，他们找到了宗教自由、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还有一扇敞开的门。与此同时，还应该提到另一件值得感恩的事——那就是，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人出去到别的国家做宣教士。

促成这个国家宣教进展的第五个因素，是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变化。1937年3月，在 Zamboanga，新约和福音读物被当众焚烧。二十年前 Billy Graham 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有一场公开聚会，大主教禁止罗马天主教徒参加。在最近这次布道大会上，我听说有60%的慕道者来自那个教会。自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来，新教徒已经从“异端”被提升为“分离的弟兄”。在这个本以为铁板一块的教会内部，也出现了冲突。有人开始质疑教皇的权柄。罗马天主教徒参与了合一运动，也参与了圣经翻译。圣经变得

平信徒也能读到了。所有这些都让人对福音敞开，这在几年前是想都想不到的。

为宣教的进展感谢神，这进展还在继续。“主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Psalm 126:3)。但过去的进展也带来挑战！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时候不多了！所以，我们对神的感恩，绝不是自我夸奖的机会。

我想再补充一句：我认为 Faith Academy 也有它的贡献，虽然它的主要目标不是向本地人传福音。它把许多不同差会的同工聚在一起，让我们更懂得彼此欣赏。我们确实有教义上的分歧。在方法和教会做法上，我们也不是都一致。我想，我们也不愿意只为了组织上的合一，就牺牲或妥协我们看重的真理。但我们学会了，尽管有分歧，仍然彼此承认是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在像今天这样的场合，我们可以一同交通。我们联合起来，为的是给我们的孩子（我也可以说，孙子孙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在宣教的种种成就中，这也是值得赞美主的一件事。

作者：CYRIL H. BROOKS

宣教的呼召

Cyril H. Brooks 写的一篇关于 Acts 13 的查经。家里的档案没有记下它最初刊登在哪里。

使徒行传一直被人称为“教会的宣教手册”，这说得很对。研读新约这第五卷书的时候，有两件事要记住。第一，这里有合乎圣经、合乎属灵的原则，是我们在宣教工作中要遵行的。第二，这些原则虽然不会改变，但实行这些原则的策略和方法却会不同。在研读使徒行传中的宣教之前，这卷书有几个特点值得我们留意。(a) 完全依靠圣灵神，所以这卷书常被称为“圣灵行传”。(b) 工作的发展简单而自然，因为神的工作常常被描绘成一种成长。(c) 传福音之后，就着重建立地方教会，使信徒能聚在一起敬拜、交通、受教导。(d) 没有任何组织、董事会或议会在地方教会之上掌权。(e) 很少提到同工的经济供应，也没有记录信主的人数（只有两处是大概的数字——2:41, 4:4）。

在这次查经中，我们要来看宣教的呼召。我们都很熟悉基督给门徒的大使命。从它在四福音书里各用不同的话写出来，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出现，就可以看出它有多重要。祂最后的话，就是祂升天前临别的祝福，其中有这样的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在那时，其实在教会的整个历史中都一样，人对实行最后那一句似乎总是迟疑不决。一直到耶路撒冷发生了逼迫，他们才往更远的地方去 (8:1, 11:19)。后来有些人“直走到……安提阿”，这就使

安提阿建立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成了宣教扩展的基地。神用安提阿而不是耶路撒冷作这样的基地，无疑是有祂的美意。这个教会大部分是外邦信徒，选择安提阿，就能打消"耶路撒冷是'母会'或总会、可以管辖其他教会"的想法。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研究这个呼召：(a) 圣灵的呼召；(b) 地方教会的同意；(c) 宣教士的献身。

说到圣灵的呼召，我们注意到，呼召是祂的特权，同工们也是靠着祂的能力被差出去的。基督身体的肢体虽然领受了许多不同的恩赐或才能，但在分配这些恩赐的事上，圣灵是有主权的。祂"随己意"分给各人 (I Cor. 12:11)。信徒应当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但这些恩赐指派给谁，是由圣灵决定的。是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他们不只是顺着自己的意愿，也不是被别的同工动人的呼吁所激动。呼召他们的不是教会，也不是那教会里的长老和教师，而是圣灵。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灵到底是怎样对他们说话的。他们是听见了声音？还是看见了异象？还是只是心里对圣灵的旨意有一份内在的确信？细节没有启示出来，免得我们以为一定非得那样不可。神的灵有不同的方法让人知道祂的旨意。第4节的话也很重要："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去了……"神的灵怎样呼召了他们，也照样差他们出去完成使命。他们不是被任何组织差出去的，甚至也不是被安提阿的教会差出去的。第3节末了用了另一个词，来表示教会放他们走的行动。在这一点上，他加禄语圣经的译法比英文的 King James 译本更好。

这样表示同意的安提阿教会，在许多

方面可以说是一个模范教会。他们受过巴拿巴和扫罗很好的教导(11:26)，也有各样的教师 (13:1)。这是一个活跃的教会，他们事奉主、服事主。他们禁食，表明他们心里的关切和操练，所以他们很快就认出了圣灵的呼召。我们不禁想，他们禁食，是不是因为他们为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背着重担呢！他们听见圣灵的呼召，就禁食祷告，因为要放走他们最好的人，并不容易。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因巴拿巴和扫罗的教导事工得着造就。他们一走，留在安提阿的人就要多担一份责任。然而，就在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几乎想不到，这一步在教会历史上有多重要，它的结果又会影响得多么深远。他们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并不是要把什么才能或权柄赐给他们。这两个人在安提阿作教师，早已显出了他们的才能和权柄。按手是一种认同的举动。正如古时的以色列人把自己和献上的牲祭认同，安提阿的教会也藉着他们的领袖表明，这两位宣教士是代表他们出去，完成一件大家共同的使命。于是他们把这两人交托在神的恩典中，去做主的工作 (14:26)。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完全没有经过耶路撒冷的使徒和教会。

现在我们简单看看宣教士的献身。这不是教会方面什么正式的仪式，而是这些同工个人的奉献。这两个人立刻顺服圣灵的呼召，完全投身在他们蒙召去做的工作中。他们早已证明了自己的才能，所以显明他们是合适的，也预备好了，可以接受呼召，到更广阔的地方去事奉主。毫无疑问，要放下他们在安提阿一直在做的工作，离开和弟兄们之间那份快乐的交通，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然而，圣灵的权柄是至高的，神的呼召清清楚楚，不会弄错，所以他们就出发了。就像古时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

出去了，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出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确定神的呼召是多么重要啊。巴拿巴和扫罗带了一个同伴，就是年轻人约翰马可。没过多久，这个年轻人就回家去了。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是不是因为他心里没有“我是蒙神呼召的”这份确信来坚固他呢？有一位从美国南方来的弟兄，遇见一个同工，对他的呼召有些怀疑。终于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兄弟，你是被差去的，还是自己跑去的？”巴拿巴和扫罗是被圣灵呼召的，但看起来马可是“自己跑去的”。

作者：CYRIL H. BROOKS

教会天天增长

Cyril H. Brooks 写的一篇关于 Acts 16:5 的查经，很可能就是 Ken 在1983年1月4日的信里称赞过的那篇登在 *Missions* 上、讲教会增长的文章。

近年来，教会增长和植堂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因为它也是合乎圣经的。然而，有时候提倡教会增长的人说起话来，好像他们刚刚发现了宣教工作的什么新路子、新目标。对那些按着新约来研究宣教的人来说，这并不是新东西。

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保罗和巴拿巴显然鼓励新信徒在地方教会里聚集、交通。这对那些信徒来说一定是新的真理，然而我们看到，在回程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 (Acts 14:23)。

后来，保罗和西拉开始了第二次旅程，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去探望许多那些年轻的教会。在路司得有一个年轻人提摩太，他很可能是在他们第一次到那里时得救的。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们都称赞他，保罗就带提摩太作他的同伴和同工。接着我们读到：“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Acts 16:5 NIV)。

许多注释书似乎把这节经文当作不言自明，就一带而过了，但它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其实这是一句相当了不起的话！我们不知道这里涵盖了多长的时间，是几天、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我们只能猜想，当时付出了多少宣教的精力和努力。毫无疑问，有许多个小时忠心地教导神的话。保罗在另一处写道：“你们知道，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Acts 20:20 NIV)。保罗和西拉一直顺服大使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Matt.26:20 NIV)。

Acts 16:5 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天天"这个词。正如在教会初期，常常有人得救，天天都有，"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Acts 2:47)。这是多大的挑战啊！今天还有什么地方是这样的吗？这就是天天都有的教会增长。毫无疑问，随着各教会人数增加，就会有人分出去，建立新的教会。然而，教会增长不只是统计数字的事。那些说某某教会有几千会友的报告，就属灵的成长来说，可能大多没有什么意义。也许这样的教会里，很多人只是挂个名的会友，或者只是"暖板凳"的人——淹没在人群里，一点也没有积极参与主的工作。

如果个别信徒的生命里没有属灵的成长，就不会有真正的教会增长。有一次我开车经过一座教会，看见布告栏上写着："CHURCH（教会）这个词少了 U（你），还拼得出来吗？"你有没有参与你所在的地方教会的成长？你的聚会里，哪怕每星期、每个月，有没有一点成长？说来难过，有些聚会似乎一点成长也没有。菲律宾一个聚会的一位长老最近去了美国。回来以后，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不是该派宣教士到那边去！教会增长的关键，在于每一位会友个人属灵的成长，这样的成长会叫人在作见证、为基督赢得灵魂的事上事奉主。

这节经文的前半句就暗示了这样属灵的成长："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一个刚强的教会，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哪里软弱，哪里就很难有成长。这在身体上也常常看得到。因营养不良而虚弱的孩子，就不能好好地长大发育。在神的儿女当中，属灵的营养不良实在太普遍了。他们的信心没有得到坚固，所以教会就不刚强，也不成长。我们需要有系统的圣经教导，还要把真理应用在每天的生活里。

有时候，属灵的营养不良是因为对神的话

没有胃口。撒母耳记下第13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大卫的一个儿子暗嫩，他的朋友约拿达问他：“王的儿子啊，你为什么一天比一天憔悴呢？”很明显，暗嫩吃得不多，虽然他是王的儿子，有的是吃的。这一点从他的样子就看得出来！后来真相大白了！原来他爱上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这是一段被禁止的关系。同样，有些基督徒，就是那位大君王的儿子，在属灵上软弱憔悴。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里为他们预备的丰盛供应没有胃口吗？这种没胃口，常常是因为一种不正当的爱，一种对不合神旨意之事的渴望。

有因就有果！信徒以神的话为粮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会“越发坚固”或“稳固”。“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1 Peter 2:2 NIV)。这样，众教会的信心就会越发坚固，结果就是教会的增长。如果每个人都尽自己的本分，有什么理由不能像保罗那时候一样天天增长呢？

作者：CYRIL H. BROOKS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通讯，1967年5月

这是 Cyril H. Brooks 在1967年5月以代理主任的身份，从 P.O. Box 2380, Manila 发出的通讯，那个月正好有第一百万名学员报名。它只有一页；原件刊在第四部“一百万名学员”里。

十七年来，报名人数达1,000,000！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在1950年4月开始广播节目，用英文提供 Emmaus 的课程“What The Bible Teaches”（圣经的教导）。这门课也有他加禄语版，第一年的报名总数是2657人。接着又有其他语言：1952年有中文；1955年有伊洛卡诺语；1956年有宿务语；1959年有 Hiligaynon 语；1964年有印尼语。1961年6月，报名总数超过了五十万，到1967年4月达到了一百万。单月报名人数最高的是1961年12月，共13,590人。

这张照片里，Cyril & Anna Brooks 和两位菲律宾女秘书 Letty Licera、Beth Ocampo 一起，正在看一份学员寄来的报名表，就是第一百万名学员报名的那个星期寄来的。他们面前是一堆刚收到的信件。

主为我们行了大事。只有到了永恒，才会知道真正的果效。然而，就是在地上，看得见的果效也已经足够让我们心里欢喜

过去两年，有许多报名是通过 Literature Crusade 团队的分发来的。5月13日，在他们每月一次的大会上，特别纪念了 B.S.A. 成立17周年和报名学员达到一百万。Ken Engle 介绍了这项工作的历史，Ken Brooks 放映了这项工作的幻灯片。在达到一百万的那个星期报名的四个人，都领到了一本圣经。

大约1500枚地图图钉标出了学员所在的地方，从菲律宾最北边的 Batanes，一直到最南边的 Tawi-Tawi。

请为人员的往来代祷：

Kenneth Brooks 一家已于5月17日启程回国述职，途经英国。

Leonard Brooks 一家述职结束后，将于7月12日回到 Manila。感谢神，我们为他们的签证所作的祷告蒙了应允。

Lela Dean 和孩子们预定6月1日到达 Manila，和先来学语言的 Glynn 团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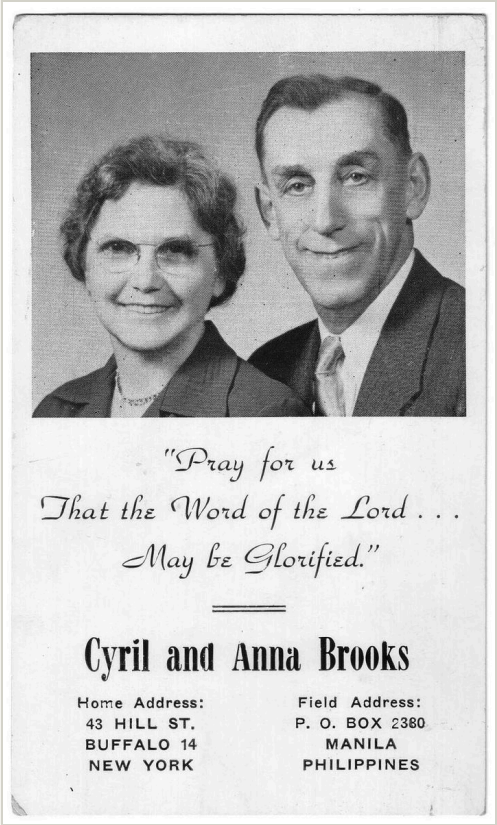
第四部

照片与文件

出自 Ken 和 Mary Lou Engle 关于 Brooks 爸爸和 Brooks 妈妈的档案

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请为我们祷告



Cyril 和 Anna Brooks 的代祷卡：“请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得着荣耀。”家庭地址是 43 Hill Street, Buffalo；禾场地址是 P.O. Box 2380, Manila，正是 Ken 在1951年乘船出发时留的那个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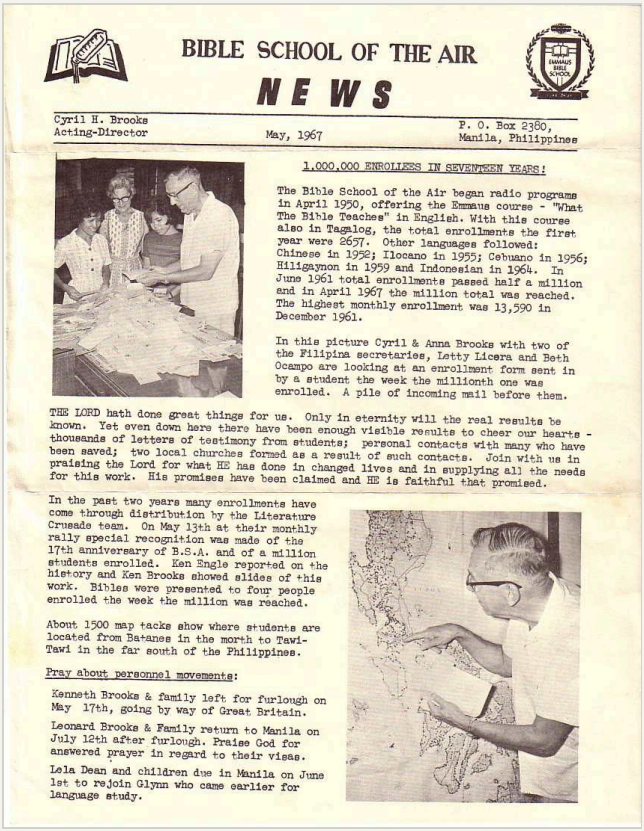
照片与文件

来自 Cyril Brooks



这张代祷卡附有一页每日灵修日历 (Proverbs 24:11–12)，上面写着“来自 Cyril Brooks”和“宣教士”。

一百万名学员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NEWS

Cyril H. Brooks
Acting-Director

May, 1967

P. O. Box 2380,
Manila, Philippines

1,000,000 ENROLLEES IN SEVENTEEN YEARS!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began radio programs in April 1950, offering the Emmaus course - "What The Bible Teaches" in English. With this course also in Tagalog, the total enrollments the first year were 2657. Other languages followed: Chinese in 1952; Ilocano in 1955; Cebuano in 1956; Hiligaynon in 1959 and Indonesian in 1964. In June 1961 total enrollments passed half a million and in April 1967 the million total was reached. The highest monthly enrollment was 13,590 in December 1961.

In this picture Cyril & Anna Brooks with two of the Filipina secretaries, Letty Licera and Beth Ocampo are looking at an enrollment form sent in by a student the week the millionth one was enrolled. A pile of incoming mail before them.

THE LORD hath done great things for us. Only in eternity will the real results be known. Yet even down here there have been enough visible results to cheer our hearts - thousands of letters of testimony from students; personal contacts with many who have been saved; two local churches formed as a result of such contacts. Join with us in praising the Lord for what HE has done in changed lives and in supplying all the needs for this work. His promises have been claimed and HE is faithful that promis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many enrollments have come through distribution by the Literature Crusade team. On May 13th at their monthly rally special recognition was made of the 17th anniversary of B.S.A. and of a million students enrolled. Ken Engle reported on the history and Ken Brooks showed slides of this work. Bibles were presented to four people enrolled the week the million was reached.

About 1500 map tacks show where students are located from Batanes in the north to Tawi-Tawi in the far south of the Philippines.

Pray about personnel movements:

Kenneth Brooks & family left for furlough on May 17th, going by way of Great Britain.

Leonard Brooks & Family return to Manila on July 12th after furlough. Praise God for answered prayer in regard to their visas.

Lela Dean and children due in Manila on June 1st to rejoin Glynn who came earlier for language study.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通讯，1967年5月。照片中，Cyril 和 Anna Brooks 与秘书 Letty Licera、Beth Ocampo 在第一百万名学员报名的那个星期，一起看一份报名表。在5月13日的大会上，“Ken Engle 介绍了这项工作的历史，Ken Brooks 放映了幻灯片。”

相守四十年



Mr. and Mrs. C. H. Brooks on their 40th Wedding Anniversary.

Leonard Brooks
Manila, Philippines

Several weeks ago the missionary family here in Manila gave a small surprise party to help Mom and Dad celebrate their 40th wedding anniversary. We are all grateful for the help and guidance they give to the work here. In December they mark the end of their fortieth year on the field.

We have now been back just about four months and have been busy settling into the boarding unit of Faith Academy. We are in charge of 22 girls, first to tenth graders. The school year is half over and things are running quite smoothly.

We are encouraged with a Bible class held here at the school for the national helpers (janitors, bus drivers, yardboys, household help). There are about 19 in the class and some have started taking Emmaus courses. One girl has professed salvation and another has recently been baptized. Pray for these classes.

Kenneth Engle
Manila, Philippines

Through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we are still able to reach many with the Word of God. Our broadcasts go out four times a week, and each week we take several thousand lessons to the Post Office to be mailed out. Last week we heard from a student who hadn't written for some time. She requested that lessons be sent to her in a plain envelope. Her father has held quite a high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 and her mother is much opposed to her studying our courses. Pray that through her testimony her family may yet trust the Savior.

In Binangonan recently the young people studied one of the courses from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We gave them a special examination after the twelve lessons, with prizes for the ones making the highest scores. We thank the Lord for these fine young people in Binangonan. Three of them are now studying in the Far Eastern University in Manila, but they continue to give help in the work of the Lord. Armando is studying medicine and plans, in the will of the Lord, to practice in Binangonan and serve the Lord there when he finishes his studies.

Milton Haack
Manila, Philippines

Word came to us that one of our young believers in Pampanga (23 years old) had passed away, and the funeral was to be held within a couple of hours. The young man's parents are strict Catholics, so I knew the probability of their insisting on a Roman funeral. I arrived about the time the funeral was to start and found about 300 people crowding around the little thatch-roof house where the body lay in a home-made wooden box. As I drew near, I heard singing, and recognized the tune to be "Up from the grave He arose." This was a real encouragement. Our fellow-believers were singing hymns, then an elder led in prayer, another read about Lazarus being raised from the dead, and still another gave a short but pointed gospel message. A similar service was held at the cemetery. These Christians had never observed a Christian funeral before, yet the Lord guided them.

The trip to the cemetery was about an hour's walk each way, through knee-deep mud in places and continuous rain. Four men carried the body on a bamboo carrying frame, being relieved about every ten minutes by four other men. Contrary to the customs in this country of asking a heavy fee for a funeral, our Christians gave the parents a sympathy donation. We trust this will speak to them and to ot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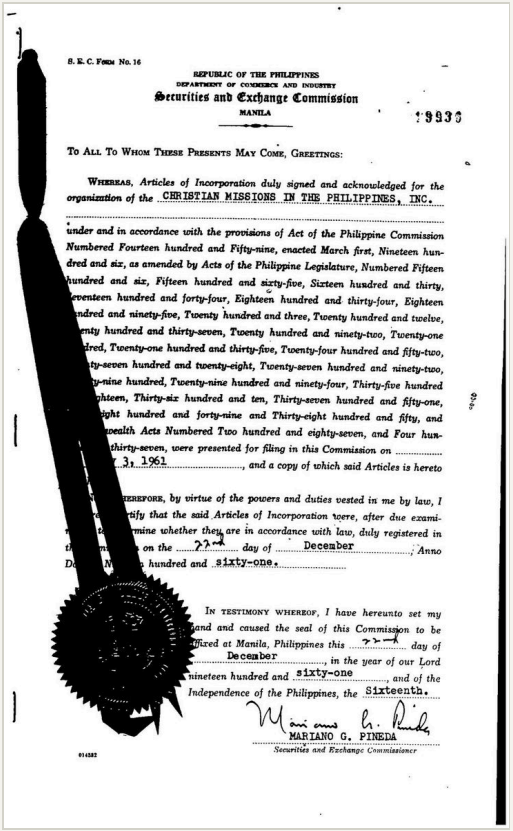
James Scollon
La Ceiba, Republic of Honduras

We had a very happy time together at the Bible studies for responsible brethren in Tela in October. Brethren Hockings, Sheiden and I ha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eaching the Word, and some of our native brethren preached the gospel at night. It

"The Fields"（禾场），Missions 杂志，1962年末：C. H. Brooks 先生和夫人结婚四十周年，另有 Kenneth Engle 关于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报告。

照片与文件

Christian Missions in the Philippines, Inc.



S. E. C. Form No. 16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MANILA

19930

TO ALL TO WHOM THESE PRESENTS MAY COME, GREETINGS:

WHEREA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duly signed and acknowledged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S IN THE PHILIPPINES, INC. *unde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ct of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 Numbered Fourteen hundred and Fifty-nine, enacted March first, Nineteen hundred and six, as amended by Acts of the Philippine Legislature, Numbered Fifteen hundred and six, Fifteen hundred and sixty-five, Sixteen hundred and thirty, Seventeen hundred and forty-four, Eighteen hundred and thirty-four, Eighteen hundred and ninety-five, Twenty hundred and three, Twenty hundred and twelve, Twenty hundred and thirty-seven, Twenty hundred and ninety-two, Twenty-one hundred, Twenty-one hundred and thirty-five, Twenty-four hundred and fifty-two, Twenty-seven hundred and twenty-eight, Twenty-seven hundred and ninety-two, Twenty-nine hundred, Twenty-nine hundred and ninety-four, Thirty-five hundred eighteen, Thirty-six hundred and ten, Thirty-seven hundred and fifty-one, Eight hundred and forty-nine and Thirty-eight hundred and fifty, and Wealth Acts Numbered Two hundred and eighty-seven, and Four hundred thirty-seven, were presented for filing in this Commission on* DEC 3, 1961, *and a copy of which said Articles is hereto*

THEREFORE, *by virtue of the powers and duties vested in me by law, I certify that the said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were, after due examination, foun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are in accordance with law, duly registered in this Commission on the* 22nd *day of* December, *Anno Domini Nineteen hundred and* sixty-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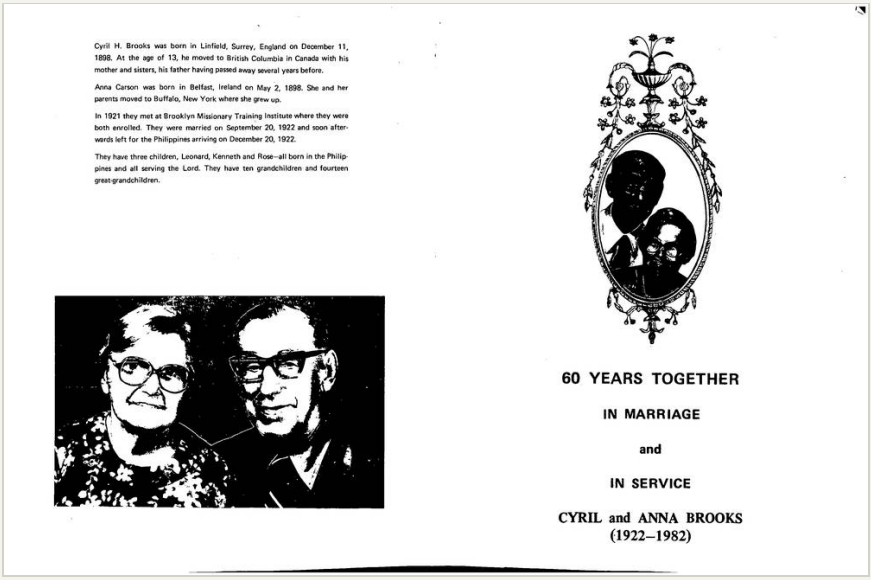
IN TESTIMONY WHEREOF, *I have hereunto set my hand and caused the seal of this Commission to be affixed at Manila, Philippines this* 22nd *day of* December,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nineteen hundred and* sixty-one, *and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Philippines, the* Sixteenth.

MARIANO G. PINEDA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er

014382

Manila 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发的证书，于1961年12月22日登记了 Christian Missions in the Philippines, Inc.。它的收据显示，这个机构负责推动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工作。

相守六十年



Cyril H. Brooks was born in Linfield, Surrey, England on December 11, 1898. At the age of 13, he moved to British Columbia in Canada with his mother and sisters, his father having passed away several years before.

Anna Carson was born in Belfast, Ireland on May 2, 1898. She and her parents moved to Buffalo, New York where she grew up.

In 1921 they met at Brooklyn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where they were both enrolled. They were married on September 20, 1922 and soon afterwards left for the Philippines arriving on December 20, 1922.

They have three children, Leonard, Kenneth and Rose—all born in the Philippines and all serving the Lord. They have ten grandchildren and fourteen great-grandchildren.

60 YEARS TOGETHER

IN MARRI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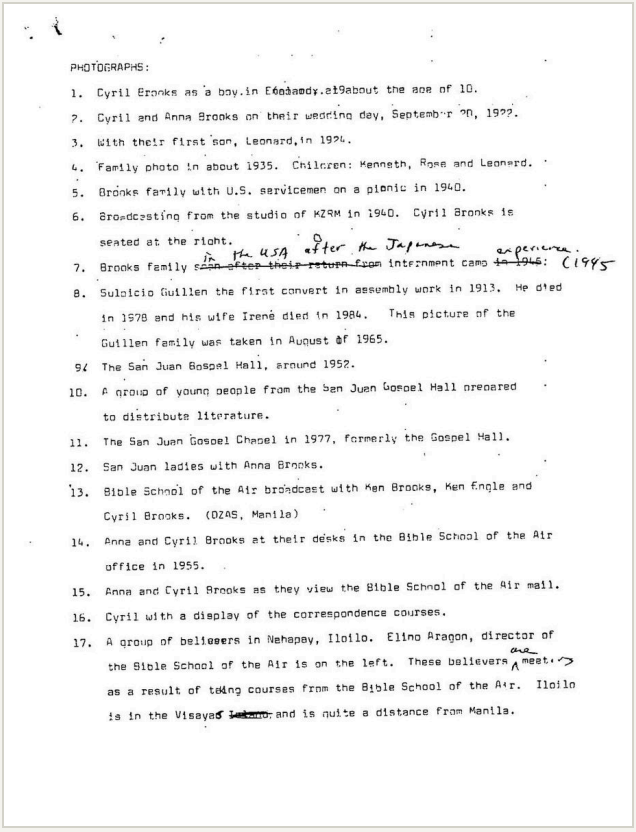
and

IN SERVICE

CYRIL and ANNA BROOKS
(1922–1982)

为 Cyril 和 Anna Brooks 六十周年纪念印制的小册子，“在婚姻中，也在事奉中”，1922–1982。

Ken 为这本书挑选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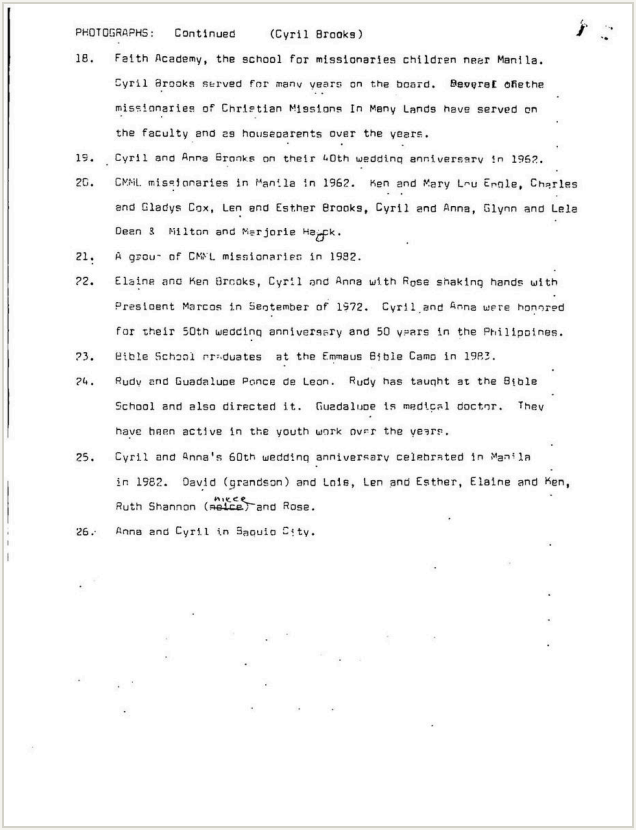


PHOTOGRAPHS:

1. Cyril Brooks as a boy in Edinburgh, Scotland, about the age of 10.
2. Cyril and Anna Brooks on their wedding day, September 20, 1922.
3. With their first son, Leonard, in 1924.
4. Family photo in about 1935. Children: Kenneth, Rose and Leonard.
5. Brooks family with U.S. servicemen on a picnic in 1940.
6. Broadcasting from the studio of KZRM in 1940. Cyril Brooks is seated at the right.
7. Brooks family ~~soon after their return from~~ in the USA after the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in 1945~~: experience. C1985
8. Sulpicio Guillen the first convert in assembly work in 1913. He died in 1978 and his wife Irene died in 1984. This picture of the Guillen family was taken in August of 1965.
9. The San Juan Gospel Hall, around 1952.
10.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from the San Juan Gospel Hall prepared to distribute literature.
11. The San Juan Gospel Chapel in 1977, formerly the Gospel Hall.
12. San Juan ladies with Anna Brooks.
13.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broadcast with Ken Brooks, Ken Engle and Cyril Brooks. (DZAS, Manila)
14. Anna and Cyril Brooks at their desks in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office in 1955.
15. Anna and Cyril Brooks as they view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mail.
16. Cyril with a display of the correspondence courses.
17. A group of believers in Nahapay, Iloilo. Elino Aragon, director of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is on the left. These believers are met as a result of taking courses from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Iloilo is in the Visayas ~~Islands~~ and is quite a distance from Manila.

Ken Engle 为 Grace Triumphant 挑选的二十六张照片清单的第一页，附有他写的说明，于1985年3月27日寄给 Walterick Publishers。

Ken 挑选的照片（续）



PHOTOGRAPHS: Continued (Cyril Brooks)

18. Faith Academy, the school for missionaries children near Manila. Cyril Brooks served for many years on the board. Several ofthe missionaries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Many Lands have served on the faculty and as houseparents over the years.
19. Cyril and Anna Brooks on their 40th wedding anniversary in 1962.
20. CMML missionaries in Manila in 1962. Ken and Mary Lou Engle, Charles and Gladys Cox, Len and Esther Brooks, Cyril and Anna, Glynn and Lela Dean & Milton and Marjorie Hack.
21. A grou- of CMML missionaries in 1982.
22. Elaine and Ken Brooks, Cyril and Anna with Rose shaking hands with President Marcos in September of 1972. Cyril and Anna were honored for their 50th wedding anniversary and 50 years in the Philippines.
23. Bible School graduates at the Emmaus Bible Camp in 1983.
24. Rudy and Guadalupe Ponce de Leon. Rudy has taught at the Bible School and also directed it. Guadalupe is medical doctor. They have been active in the youth work over the years.
25. Cyril and Anna's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celebrated in Manila in 1982. David (grandson) and Lois, Len and Esther, Elaine and Ken, Ruth Shannon (~~neice~~ niece) and Rose.
26. Anna and Cyril in Baguio City.

Ken 清单的第二页。第13号：“Bible School of the Air 的广播，有 Ken Brooks、Ken Engle 和 Cyril Brooks（DZAS, Manila）。”第20号把 Ken 和 Mary Lou 列在1962年的 CMML 宣教士当中。

原版页面，1981年



Cyril and Anna Brooks have been serving the Lord in the Philippines since 1922, with few interruptions — a total of 59 years! Their three children, Len, Ken, and Rose, are all in full-time work.

September's article on Emmaus Bible School's outreach, "These Forty Years," mentioned the use of Emmaus correspondence courses by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This article is a fitting sequel.

The Gospel Messengers radio program in 1940. C. H. Brooks is in the right background. The quartet leader is American, the soprano and alto Filipino, the tenor Indonesian, the bass Chinese!

Some missionary-minded parents watched their little son, perched atop a wooden sawhorse, lustily singing, "Speed away, speed away with the life-giving Word." They had dedicated their youngest son to the Lord for God's service and named him "Cyril" after a missionary who had died in Central Africa. None of them realized how prophetic were the words sung in innocence.

When the Psalmist wrote *"His Word runs swiftly" Psalm 147:15 (N.I.V.)* he was thinking of the rapidity of God's commands throughout His creation. In this modern age we may apply those words to the swift spread of the Gospel by means of radio and literature. Here are a few dates significant to us as having a personal part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God's Word.

February 12, 1922 in Hackensack, N.J. For the first time listened to a sermon on the radio but never dreamed that radio would play a large part in our ministry in the Philippines for which we were then preparing. Incidentally, the sermon wasn't very good, being more about Abraham Lincoln than about Jesus Christ!

February 24, 1935 in Manila. Spoke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e radio as a guest of *The Gospel Messengers* program. The message, "True Satisfaction" was later printed in the September issue of *The Philippine Evangelist*.

March 15, 1936. Took over as the regular speaker of *The Gospel Hour* on KZRM, a commercial radio station in Manila. Apart from furlough time, 1937-1938, continued this ministry with many interesting and fruitful contacts. Heard of a large group in Guam who listened regularly. Received many testimonies of souls being saved. Twenty years later we met a lady who had been saved through that program.

December 7, 1941, Spoke on Four Freedoms with a spiritual application, unaware that Japanese bombers were already on the way toward Pearl Harbor and the Philippines. Thus was terminated that phase of radio ministry, during the year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t home until our return to the Philippines.

April 17, 1950, The first program of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over the facilities of the Christian radio station of the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FEBC) in Manila.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As we prayed about the type of radio program to offer and whether we should use FEBC or a commercial station, we received in early 1950 a copy of a new course published by Emmaus Bible School. The Lord's guidance became clear as we read through *What The Bible Teaches.* A program of Bible study based on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which would be offered free to listeners. The guidance was confirmed by the cooperative response of Mr. Robert Bowman of FEBC. The station had been in operation then for nine months. With his help we came up with the nam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because the significance of "Emmaus" would be lost on prospective listeners.

1950 was not the most auspicious time to launch this new project. Tension was high throughout the Far East. The Korean War was soon to start. Insurgency was rife in the Philippines. The U.S. Embassy had warned U.S. citizens not to travel at n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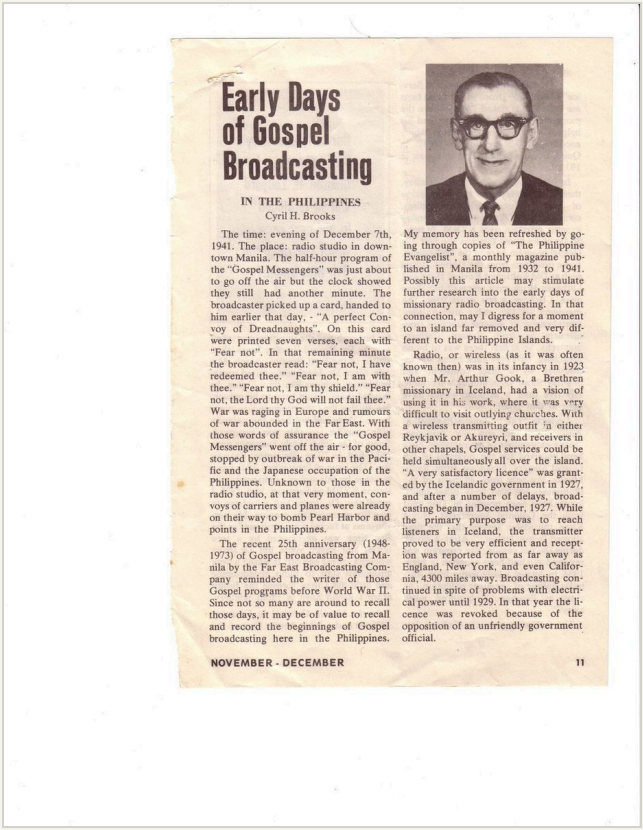
"HIS WORD RUNS SWIFTLY"

— Cyril H. Brooks

The Story of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Manila

1981年 Missions 杂志文章的第一页，附有1940年 Gospel Messengers 广播节目的照片。打开原版页面（PDF）。

原版页面，1973年



Early Days of Gospel Broadcasting

IN THE PHILIPPINES

Cyril H. Brooks

The time: evening of December 7th, 1941. The place: radio studio in downtown Manila. The half-hour program of the "Gospel Messengers" was just about to go off the air but the clock showed they still had another minute. The broadcaster picked up a card, handed to him earlier that day, - "A perfect Convoy of Dreadnaughts". On this card were printed seven verses, each with "Fear not". In that remaining minute the broadcaster read: "Fear not, I have redeemed thee." "Fear not, I am with thee." "Fear not, I am thy shield." "Fear not, the Lord thy God will not fail thee." War was raging in Europe and rumours of war abounded in the Far East. With those words of assurance the "Gospel Messengers" went off the air - for good, stopped by outbreak of war in the Pacific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Unknown to those in the radio studio, at that very moment, convoys of carriers and planes were already on their way to bomb Pearl Harbor and point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recent 25th anniversary (1948-1973) of Gospel broadcasting from Manila by the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reminded the writer of those Gospel programs before World War II. Since not so many are around to recall those days, it may be of value to recall and record the beginnings of Gospel broadcasting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My memory has been refreshed by going through copies of "The Philippine Evangelist", a monthly magazine published in Manila from 1932 to 1941. Possibly this article may stimulate further research into the early days of missionary radio broadcasting. In that connection, may I digress for a moment to an island far removed and very different to the Philippine Islands.

Radio, or wireless (as it was often known then) was in its infancy in 1923 when Mr. Arthur Gook, a Brethren missionary in Iceland, had a vision of using it in his work, where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visit outlying churches. With a wireless transmitting outfit in either Reykjavik or Akureyri, and receivers in other chapels, Gospel services could be held simultaneously all over the island. "A very satisfactory licence" was granted by the Icelandic government in 1927, and after a number of delays, broadcasting began in December, 1927. While the primary purpose was to reach listeners in Iceland, the transmitter proved to be very efficient and reception was reported from as far away as England, New York, and even California, 4300 miles away. Broadcasting continued in spite of problems with electrical power until 1929. In that year the licence was revoked because of the opposition of an unfriendly government official.

1973年 Signal 杂志文章的第一页，附有 Cyril Brooks 的照片。打开全部四页（PDF）。

阅读更多

每个链接都在新窗口中打开，所以你可以马上回到这一页。

PlymouthBrethren.org 上的 Cyril H. Brooks ↗
他的作者页面，有他的著作。

PlymouthBrethren.org 上的 Grace Triumphant ↗
整本书，一章一章都在。

资料来源

本卷取材于 Cyril H. Brooks 的自传 *Grace Triumphant*（Walterick Publishers, Kansas City, © 1985）；他的文章“His Word Runs Swiftly”（*Missions*，1981年11月）、“Early Days of Gospel Broadcasting in the Philippines”（*Signal*，1973年11–12月）、“Progress of Missions in the Philippines”（打字稿，约1977年）、“Call to Missions”和“Daily Church Growth”；1967年5月的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通讯*；以及 Ken 和 Mary Lou Engle 关于 Brooks 一家的档案：1959年到1986年的信件、Ken 的日志、他为这本书列的照片清单、六十周年纪念小册子，还有 Rose Brooks 在1986年3月12日写的信。Ken 这一边的故事在 第二卷 和 在祂的喜乐中 里。

本卷的每一个链接也都列在 链接页面 上。

姊妹篇

在这个故事的五卷书旁边，还有七本姊妹篇。

在祂的喜乐中：Ken Engle 的生平与事工
爸爸亲笔写的信 · 1951–1987年 · 他的生平与事工

“Mary Lou, Mary Lou”：Evelyn 与 Fred Balanag 的故事
Baguio City · 1968–2010年

Cheryl
Cheryl Lyn Engle · 她的一生、她的音乐、她自己的话

Karen、Patrick 与 Romblon：“传承异象”
keepm.org · Emmaus 应用程序 · Moments to Remember · Karen 和 Patrick

家庭故事与朋友
这工作的朋友们 · 家庭故事 · 家族资料

Kevin 的回忆
Kevin Engle · 用他自己的话 · Stewards Foundation · 爸爸亲口说的话

基督的使者：Rudy Ponce de Leon 的故事
San Juan, Rizal · 1951–1996年

> **Faithful Men: A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来自 PlymouthBrethren.org：弟兄会作者的著作和宣教士的生平，可以按作者、经文和主题搜索。**打开图书馆 ↗**

整个系列的目录 →

本系列的所有链接，都在这一处 →

接下来

这是 *主啊，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 的第八卷。目录 列出了本系列的每一本书。

> 为耶稣守住他们，直到永远。
>
> KEE Philippine Missions 背后的祷告

2026年10月11日版 · 收录至 Gordon 的“Prays for Us Daily”（2026年10月10日）、“ML + I”、“Two Candles”和“The Wedding”，Ken 在1943-45年战争岁月写的信，1950-51年的信，“基督的使者”（Rudy Ponce de Leon 的故事），“Mary Lou, Mary Lou”，附有照片的 Evelyn Balanag 的故事，“The Landlord and the Projectionist”，以及一份超链接清单